

大通古镇：千年繁华的江畔记忆

□郭学军

藏友家有一本民国期间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课本中有首《安徽省》的童谣：“黄山美、长江长，有山有水好地方，徽州茶叶芜湖米，大通蚌埠是商场，真正好地方。”寥寥数语，却让铜陵大通这座沉睡在长江臂弯里的古镇，在我心中泛起涟漪……

大通古镇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那时这里设立了“梅根冶”，作为重要的冶铜基地，开启了它与金属冶炼紧密相连的历史篇章。冶铜业的兴起，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为古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代，大通设立水驿，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往来的船只穿梭于河道之间，带来了各地的物资与信息，大通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宋开宝八年建镇，北宋元丰元年时，大通镇已名传海外，成为区域内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明清时期，大通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通衢要地。巡检司、运所、水泊所等机构的设立，加强了对地区的管理与控制，也进一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清同治初年，大通参将衙门建立，厘金局和楚西掣验局也在此落户，这里成为重要的盐税征收重镇。大通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张三友先生，把清晚期民国时期的大通最主要的“盐业和渔业”两大行业，比喻成是两个重要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尤其是大通的“盐业”公司还分管着沿江各省的48个盐业分公司。

明堂山有名堂

□熊代厚

明堂山在安庆岳西，大别山腹地，与天柱山遥相呼应，天柱山叫皖公山，明堂山叫皖母山，原来它们是一对。

汉武帝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时，设祭拜之“明堂”于此，因而得名。民间因其隽秀婀娜的山形与天柱山的雄伟挺拔相呼应，且同属皖地，仅隔百里，有“两山竟长，相约为偶”之说，故以公母称之。

据说，李白避祸出九江，经司空山进明堂山结庐而居，命名独尖东侧月亮岩石柱为北斗星楼，并在葫芦河边写下“天上光明”四字，令随从刻在河底，故明堂山有“太白邀月”遗址。

这些传闻足够让我心驰神往，一直想着去探访，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名堂”。

我到达明堂山的时候，已近上午十点，山门题字“明堂胜境”四字笔力遒劲，仿佛早在此等候我这个踏山而来的寻幽人。

坐摆渡车至山脚，再攀登十多分钟，到索道站，至半山腰，可以徒步登上山巅，也可坐魔毯。

在山脚就看到大牌子上广告：睡着上山，当时以为是一句戏言，现在，真的睡在魔毯上上了山，看来明堂山还真有点“名堂”的。

下了魔毯，沿着幽静的山路继续向前，四周山峦连绵起伏，若佝若僂。山路渐行渐陡，风景也越来越美，阳光洒在林间，光影在树的缝隙间穿梭和翻卷，梦幻一般。

天特别的蓝，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飘浮在空中，仿佛触手可及。山风伴着呜呜的松涛吹过来，乱了我的头发，却凝聚着内心的喜悦。

转过一个山角，来到“步步惊心”，在两山之间，钢索拉着一个空中步道，上面是五颜六色的踏板交替相连，宛如一道彩虹。这是给勇敢者挑战的，因其惊险，许多人不敢从上面走，特别是那些爱高的人，看都不敢看。

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虽然已不年轻，但骨子里有一种冒险因子。穿上特制的背带，挂上钢套圈，钢圈套在上方的钢索上，我迈出了第一步。

脚下的踏板每块相隔有两脚长，踏板下是万丈深谷，让人目眩。有人在前面发出尖叫，观看的人有的在担心，有的在喝彩。

因是钢索

盐号也是大通古镇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在古代，食盐是国家专卖物资，盐商们通过贩卖食盐获取了巨额利润。大通作为长江水运的重要节点，成了食盐运输和销售的重要中转站。盐号里储存着大量的食盐，这些食盐被分装成小袋，然后运往周边地区销售。盐商们在大通古镇拥有豪华的宅邸和店铺，他们的生活奢侈富足，是古镇上的显赫阶层。

捕鱼是大通人谋生的主要手段，世代相传。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商贸经济和水路运输业兴起，大通镇少数渔民虽从事水上运输或购置田地兼做地主，但在青通河上捕鱼仍是河南咀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南宋诗人杨万里“鱼蟹不论钱”“渔罟最得船”的诗句，反映出当时大通渔业资源丰富，江上捕鱼作业发达。大通街上的商家就与河南咀的渔民建立了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形成了捕鱼、卖鱼的产业链。鱼汛期间，商家向渔船收鱼，少量过秤，量大时估堆作价，写票为凭，年底兑现。

由此看来，当时的大通市场繁华、热闹程度可见一斑。盐业和渔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一时间，大通古镇商铺林立、商贸云集。民国时期，大通镇已经成为皖省商业巨埠，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并称安徽“四大商埠”，和悦洲更是因其繁华被赋予“小上海”的美誉。和悦洲有三街十三巷，其休闲娱乐文化也臻于繁盛。大通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餐饮，服务娱乐行业的勃兴。大通与和悦洲两岸大小酒楼茶社、旅馆、客栈，就有100余家。这些休闲性场所常年宾朋满座，体现出大通镇成为商业巨埠后的繁盛。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繁盛和生活品质的提高，人

拉的，踏板便一直在晃动，果然步步惊心。生平第一次凌空，像是化作了一只鸟，虽没有翅膀，但我飞越了高崖深壑。更觉得是神仙，不会驾云，却在天上。

挑战有惊险，但更有成功后的快乐。挑战也是有名堂的，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有信任，迈好第一步，坚持到最后。

再往前，便是著名的高空栈道。栈道沿着悬崖峭壁蜿蜒而上，如一条丝带缠绕在山间。空中栈道走过许多，但感觉都没有明堂山的高，没有明堂山的长，没有明堂山的险。

明堂山的栈道也是绝了，很长很长都是玻璃的，脚下是万丈深渊，乱石嶙峋，你若往下想，你就魂飞魄散；这要是掉下去，估计连一根头发都找不到。

但眼前的景太美了，美得让人陶醉，忘了脚下的凶险。

眼前层峦叠嶂，大块大块的云朵，在阳光的照耀下，明暗交替，投映在群山，天色便变幻无穷，或翠或绿，或青或黛。

在栈道上，同样如置身于仙境，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奇观，让人不禁纵情呼喊，深谷回音，一切都变得雄浑，变得深远。

回头眺望，一条“白练”从山中蛇形而来，上面有人如蚁而行。实际上它是我上山时走的那条路，现在成了眼前一道风景，不由想起卞之琳的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说得真好呀，在明堂山，游客们相互成了彼此眼中的风景。站在它肩上，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明堂山果然名堂不小。

上午十点进山，现在已是下午两点，在山中已盘桓了四个小时，饥、渴、困，三箭齐发，快有点顶不住了。

从玻璃桥和空中溜索回折，有一个小小的客栈，完全是悬空而建。从外面看客栈没有多大，进去了挺宽敞的。里面有各种水果饮料，最美的是有饭吃，正合吾意呀，在这之前，我心中无数次的想着能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挑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窗外是无边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风从山谷间吹来，一下子清凉了许多，真是快哉此风！

当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从。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

我不是楚王，更无侍从，眼前之风并不为我一人所有，它吹散了所有游客的疲惫，让大家抖擞精神，继续前行，探寻更美的景色。

感谢天意么？感谢的应是明堂山的建设者们，他们煞费苦心，创造着种种让人惊奇的景色，惊喜的名堂，让人留恋，让人珍藏。

们对金银类饰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自然就出现了和悦洲宝庆银楼、宝兴银楼、利丰银楼、天宝银楼，出售金银首饰。这一时期在地方绅士以及知识分子的推动之下，一些高尚的休闲娱乐活动也逐渐出现，如设立民众教育馆以及图书馆、体育场等。民众教育馆，集公益性、休闲性以及社会教育功能为一体并且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有利于提高民众素质。而图书馆、体育馆则是民国政府为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塑造新式国民而支持的项目。这里就有四家日报社(《大通日报》《鹤江日报》《新大通报》《青锋报》)这里当时信息非常流通各商帮在大通设立商会地点。

大通的宗教，既有东方的佛教、道教、儒教，又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通地区各种寺庙、教堂竟有数十处之多。大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其寺庙共有十多处，其中最负盛名是大士阁和莲花寺。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通遭受日军狂轰滥炸，城郭被毁，商贸冷落。许多古建筑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曾经热闹非凡的街道变得破败不堪，大通古镇的繁华戛然而止，陷入了漫长的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通古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和人民深刻认识到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始了对大通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工作。

在保护方面，大通古镇被列为安徽省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区，镇内众多古建筑，如天主教堂钟楼、大士阁等，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妥善地保护

和精心的修复。这些古建筑承载着古镇的记忆，它们的存在让后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通古镇曾经的辉煌。

在旅游发展上，大通古镇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当地积极推进旅游项目建设，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引入“非繁城品”酒店品牌，盘活澜溪山庄原酒店项目，打造“澜溪上”精品民宿项目，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优质的住宿体验。同时，举办各种主题营销活动和文化活动，“以花为媒 不负春光”“端午龙舟赛”等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不仅提升了古镇的知名度，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传承也是大通古镇发展的重要一环。深入挖掘大通水龙灯、龙舟等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杆秤制作、剪纸等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开展非遗手工体验、传统文化主题展演等活动，另外，大通的鹤江龙舟赛、舞龙、舞狮、民谣与当地土特产如：茶干、白姜、小磨麻油、藤编、酱菜等制作工艺，驰名全国。反映出了大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古镇文化。这些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大通古镇的街头巷尾，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繁华与辉煌。那些古老的建筑、石板路、码头，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探索百年前大通古镇的繁华，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它的历史，也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大通古镇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传承，重现昔日的辉煌。



伫立秋水

李海波 摄

野菊花

□刘欣华

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或在乡野阡陌
在贫瘠的土地上
也能生长出艳阳般的花朵

秋的萧瑟让人难过
只有你独自芬芳，畅饮寂寞
秋风使劲吹着

只有你尽情绽放，笑语欢歌
默默点亮秋天的容妆

在一片薄薄的秋阳下
秋风使劲吹着
你缓缓舒展着身姿
高举一把金色的小号

父亲与土地的羁绊，贯穿了他八十多年的人生。

他的地散布在村庄周围：尖山脚下的一亩六分，马路旁作为菜园的二亩，还有钱塘湖那六分已征收为承包田。这些地，远的距家约三公里，近的也有一公里。就算现在父亲不用为我们姊妹兄弟操劳，每日还是侍弄着他的田地，不愿歇息：不是在马路旁的菜地，便是在尖山脚下那块田地。

父亲随着年纪渐长，体力大不如从前，难以精细照料每一块地。于是几年前，父亲将尖山脚下那块地种上桂花和广玉兰，如今已蔚然成林。当初行情正好，谁知不过几年光景，花木市场一落千丈，这些树再也无人问津。于是它们便继续在地里自由生长，也无需父亲多费心。

离这片树林不远，是狮矿尾矿库的副坝。自尾矿库闭库后，副坝便无人维护，日渐荒芜。野葛和荆棘纠缠丛生，路人经过，从不曾多看它一眼。唯独父亲，一眼相中了这片荒芜。

我们得知他要开垦那片荒地，都劝他：当初那片田种上树不就是为了减轻劳累，怎么现在反过来开垦荒地了？要想种，村子里闲置的地那么多，随便找一块种便是，何必自讨苦吃？

父亲责怪我们只知贪图方便，不肯吃苦，“不吃苦，哪来的甜？”他语气坚定，我们不再多言。我们明白，父亲对于土地的执念，早已深入骨髓。

自此，父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是挥起镰刀，清理满地的葛藤和荆棘。那些张狂的荆棘，在他手下温顺得像普通枝条——手臂顺势一揽，快刀几下挥落，带刺的荆棘纷纷伏地。野葛藤像一团团散落的麻线，杂乱无章地匍匐着，叫人望而生畏。可父亲手里那把镰刀像是常胜将军，所到之处，一切皆臣服。

待地面清理干净，便进入松土阶段。锄头一次次扬起、落下，动作重复却充满了力量。父亲像追日的夸父，不辨晨昏，不知疲倦，偶尔锄柄打滑，他就朝掌心吐一口唾沫，双手搓匀，握紧锄柄，继续一锄一锄落下、扬起……

翻起的大土块经过日晒雨淋，变得松软。逢上好天气，父亲用锄背轻一敲，土块便碎裂开来，再反复敲打，越发细碎。父亲说，只有土足够

细，庄稼才容易扎根，若都是大疙瘩，根就扎不深。我想，父亲这些细致的操作，恰似与土地之间一场无声的对话。

接下来是制肥。晒干的葛藤荆棘被收拢成堆，一层草一层土，叠二三层，点火，燃烧。小火闷烧二三日，等火灭土冷，均匀撒到地里，便是上好的火粪肥。小时候，我们常趁父亲烧火粪时，塞几个红薯进去。望着浓烟在田野上弥漫，仿佛飘散着我们遥远的梦想。

父亲一边劳作，一边看我们嬉闹，那眼神，如今想来，像极了我看我儿子的目光。日落时分，做农活的村民三三二二归家，我们也玩累了，慌忙扒出红薯。大多已烧成黑炭，偶有几个好的，剥开焦黑的外皮，还能啃上一口两口带着烟熏味的红薯。我们吃得嘴角乌黑，相互指着对方大笑不止……

经父亲收拾，这片地彻底变了模样。在高高的尖山脚下，像是陶渊明诗中的东篱，叫人看了不由心生欢喜。

我们认为是完美的父亲眼里仍不算完。他从后山砍来毛竹劈成长短一致的细竹条，沿着地边一圈插上菱形的栅栏，中间以宽竹条加固。我想，明年一定要移些菊花来，才不辜负这片诗意。

第一年，父亲将地起垄，种上耐贫瘠的红薯，收获后，红薯藤叶放在地里，用来沤肥。不过两年，这片原本算不得地的荒地，竟被父亲打理得光滑顺溜，成了种什么都长得好的地，更成为田边一道别致的景。

我终于信了父母经常念叨的那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父亲手里，连废地也能开出“花”来。农事之上，还有什么能难倒他呢？

父亲只是个普通农人，他不知道陶渊明，也不懂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但他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将军般的豪情。土地就是他的战场，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也不曾远行看过世界，他只相信，凭着自己多年的耕种经验，脚踏实地，就能走出一条顺溜的大道来。

把日子经营好

□扶摇



女儿生日那天，我在微信全家群里发了一个小红包。女儿秒回：“感恩老爸老妈！”老公紧接着跟了一句：“把小日子过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恩。”

是啊，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愿。看着子女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温馨美满，父母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如今的年轻人是幸福的。结婚时，父母往往倾其所有，为他们置办新房、购置新车，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这让我们不禁想起我们那个年代——婚房多是和公婆同住，能腾出个单间已属不易。记得我们的婚房只有十来平方米，丈夫亲自粉刷墙壁、制作墙裙，硬是把简陋的房间变成了温馨的港湾。在那里，我们一住就是十年。

后来，我们离开矿区搬到了市区，刚开始住在各自父母家，因为考虑女儿上初中要选个好学校，看中了一套80平方米的学区房。房子装修那段日子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刻，老公为了省钱，每一笔开销都记账，甚至不请搬运工独自将几十公斤的建材一袋袋扛上五楼。他总安慰我：“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的性格比较悲观，可在老公的感染下，我们一起勇敢面对，互相鼓励。2005年劳动节搬进新家时，我忽然想起婆婆常说的一句话：“过日子要精打细算”——这位一辈子勤俭持家的老人，早已用行动教会我们生活的智慧。

婆婆年轻时考入卫校，可她父亲认为做护士是侍候人，坚决不同意，就这样她与护校擦肩而过，也没有稳定工作。但她不服输，不怕吃苦，为了贴补家用，她在石灰窑砸石子，在崎岖的山路上用板车拉石头。她自

己省吃俭用，但在四个孩子的教育上毫不吝啬，只要与学习相关的书籍、资料家里都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很用功，长大后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并先后成家有了孩子。记得我刚生下宝贝时，身体比较虚弱，婆婆为了让我休息好，每天晚上都有她来照顾宝贝，因为只有一墙之隔，经常能听见婆婆半夜起来给宝宝换尿布，家里的诸多杂事也都是婆婆打理，正因为婆婆的宽厚待人，朴实勤劳，我家年年被评为“五好家庭”。如今婆婆已年近古稀，但精气神依然很足，她逢人便说：“我大孙女考上了北大，小孙女读了华中师大硕士，我都给奖励……”，言谈间，婆婆满脸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来。

婆婆面对困境的坚韧，让我想起同事陈老师——当命运给她更严峻的考验时，她同样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

陈老师的爱人以前是开出租车的，收入还好。后来因出租车生意不好做，她爱人又去帮人拉货。有一次，她爱人不幸因车祸伤了腰椎，术后需卧床三个月。陈老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备好饭菜、帮丈夫擦洗，再匆匆赶去上班。医生复查时惊叹：“恢复得这么好，全靠家属护理得当啊！”面对变故，陈老师只说：“人在，家就在。日子苦点怕什么？总会好起来的。”如今陈老师的女儿已成家，老两口守着平淡却知足的生活，像两棵并肩的老树。

生活从来是晴雨交替的旅程。不经历风雨哪见得彩虹？经营好日子就当是：顺境时珍惜当下，心存感恩；逆境时不离不弃，共克艰难。经营好的日子就像雕刻艺术品，需要细心呵护，反复打磨。

看着女儿在微信中发来的拥抱表情，我突然懂得：经营生活，不过是把风雨熬成茶，把岁月酿成诗。

父亲的地

□海霞

